金鋼鑽

農髯題

第九百八十號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八厘

□社址　上海英租界寧波路慈安里五號　電話　九〇六〇〇□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定報價目

中國境內　全年　二元四角　半年　一元四角　一月　二角八分　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上海通用銀圓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如一

廣告刊例

中縫「三英寸半高二英寸寬」為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期每格洋八元「封面」十五字高十九字寬為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期每格洋六元

本報准于八月一日起改為日刊

徵求定戶　不惜巨大犧牲

定閱全年只須大洋五元

可得贈品值洋十二元八角

□詳見今日新聞報封面廣告　本報准于八月一日起改出日刊茲已經接洽定年之各種文藝作品繼續披露於下

（四）謝玉岑著

敦（篆書標題）

玉岑先生擅詩書畫三絕讀書萬卷學貫古今　茲應本報主人之請撰辭話如干卷不日即在本報披露

（五）朱其石著

黃金龍論印瑣錄

朱其石先生為治印聖手、名馳遐邇、浸淫治印之學、凡二十年、茲徇本報特約、撰一關於刻畫方面之評議文字、厥名「黃金龍論印瑣錄」、內容如記、「浙皖派之分別」「西泠八家分論」「鄧石如與趙撝叔異議之合論」、「鶩湖四山分評」、「胡鼻山人與趙石等」、都百餘則、凡數萬言、前人所未談者、一一筆之於篇、分條縷述、發嚼振聵、豈篆刻之鍼度、抑亦潛心治印者所不可不讀也、

（六）孤鶩著

墨林新語

孤鶩精研文學、篤好藝事、薄遊湖海、得遍交當代書畫名流、茲仿晉唐遺書、識墨林今話寒松閣談藝瑣錄之意、雜述近數十年來書畫家流寓風旁及遺事軼聞交情勝會或闕、親覩或得傳聞、隨所欣賞、輒為劄錄、不徒人眼一傳有一人數見者略同世說新語之體、其大旨提倡文藝、夫之作為近代藝術史料、彌可珍貴也、

肺癆專科

范再生醫師

打破醫界紀錄發明新法治療

肺癆吐血能七天除根

前報為紙一贈一二外埠良復不分　函診收費元角郵票送診取文

診所上海五馬路清和坊四十七號　電話九一一九六號

美麗牌香煙

上等國貨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中國華成烟公司出品

三星棉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大廉價

門市部

一律八折

至八月三日截止

•總發行所•

南京路石路西首

益利汽水

請飲衛生清涼解渴祛暑的

益利汽水公司

麗娃栗妲村

園內不售門票

內容游泳網球划船乃夏季最大消暑勝地之一游客不可不去遊此上海唯一最高尚之消遣處

地址中山路西沿蘇州河北豐花園

上海啤酒

UB

盛牌名貨老牌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預告

程步高導演　丁定一編劇

鄭小秋　高倩蘋　朱秋痕（主演）

社會愛情片

愛與死

攝製已竣開映日期及地點請注意各大報戲目欄

癆

人皆知死之可畏而不知肺癆之死為可畏現在有一種治法可以不死　肺癆一症實無不治必須卻病仁記公司肺病戒法有一十三號發售每日洋蓋　上海世界大藥房五號路仁記公司

天一影片公司預告

慕維通片上發音

（有聲電影）

適合時代軍事愛國巨片

戰地二孤女

全體男女明星

暨名著歌舞樂團音樂聯合表演之傑作

游藝大會

不日公映　地點請注意日報

小言

□人們為什麼愛女子的雙乳（逸梅）

「軟溫新剝雞頭肉」、這是數千年前李三郎賞識女子雙乳的絕妙比喻、同時唐歧王每逢寒天、常在美婢胸前取暖、名為肉手爐、先留典型、至今不替、所以人們除了真正得男子外、沒有個不愛胸乳裁發的、好得一般摩登女子們、能投人們的所愛、打倒一切的抹胸、取銷壓過緊束的小馬夾、把雙乳大大的解放了一下、顯露在薄紗旗衫裏、袒袒的、聞聞的、好不動人、一般輕薄的男子、目灼灼如賊的、注意女子的胸前、加以品評、這個太平川了、一點沒有肉感、那個高度好比番馬拉亞山、說的津津有味、頭頭是道、其實女子的雙乳、是不是鉤魂攝魄的東西、為什麼顛倒世間無量數的青年男性、這問題在下付把牠研究了一番、

天下的事物、有不說穿、似乎很奧妙、說穿了便平淡無奇、人們愛女子的雙乳、也是一樁平淡無奇的事情、我人在襁褓時、不是靠着母乳穢得今存的麼、那時任你怎樣哭、祇須母親把乳汁喂了你、你便破涕為笑了、可見愛乳是人們的天性、原沒有什麼希罕的、但是人們長大了、天性漸歸泯滅、色慾却熾騰起來、拋忘了本來的一切、為得女子的雙乳、大有摩戲的可能性、貼肌假膩、多麼溫柔、多麼香豔、這是根本上的大錯誤、李三郎、唐歧王、是色慾迷了天性、纔有這種荒謬的比喻和舉動、

酒話

□倚醒隨筆（十二）（金季鶴）

憶當去歲夏秋之交、姑蘇台畔、凡徵逐風月之場、無不有鈺女郎、鈺初下堂、遽以妝韶饒之好者、恰游不知色相作大佈施、蛾眉入囊、絳杵塗脂、豐肌艷飾、無不入時、更善飲、好猜拳、酒能盡四斤、拳復凌厲無前、倚薄醉、則娘娜作浪態、俯仰盡情、以故輕紗衫下、顛倒衆生幾許、鈺常盤桓月宮之中、儼若自擬於姮娥、日之夕、倚帶相將登廣寒之府、飛箋相邀、飄然來臨、一笑入座、且酒作響、談吐宛曼、善解人意、而酬飲之餘、晚宴讌燕、則羅襟半褪、冰肌微呈、吾友虎頭生色授魂與、幾不自禁焉、

詩話

□嚶鳴詩話（七十九）（雁影）

錢靖遠、字燦卿、金山先生猶子、詩名桐花仙館草、附刊五言樓詩後、唐玉虬謂其植根已深、出語輒有仙靈氣、絕句尤佳、如秋雨云「空階夜靜落疎桐。燈影微搖水閣風。幽夢不成冰簟冷。疎窗涼雨聽秋蟲。」舟過太湖遇雨云、「白雲萬頃鬱難開。水闊天遙亦壯哉。七十二峯都不見。一帆煙雨過湖來。」晚泊苦竹灣冒雨走詩寄云、「瀟瀟梅雨到湖邊、□□行人水木□□□、天□晚。綠雲如□□□□。」三詩皆以雨字為韻、有寄禪上人詩有三影字、易實父呼為三影和尚、僕亦欲仿實父之例、呼君為錢三雨也、呵呵、

拒腕。偏露嘆還孤。庭訓不聞矣。檢書能讀無良鳴失。群雁。飄泊覆巢鳥撒手十年早。大難來日昕。

雜記

□不飲冰室隨筆（十六）（不飲冰生）

諸格中先碰後槓　作不求人、最為不通、明明求人於先、何可抹煞事實、人不予碰、槓胡從來、信如是、牌吃倒後、摸得原張、豈不亦可作不求人論、始作俑者、其諸鍾乎、

隨筆及此、憶及某次長搶槓趣史、次長與司長博、司長碰九索、仍聽六九索、次長亦聽六九索、司長抓一九索、自搶槓和焉、（亦是一格）次長將牌一推曰、且慢、讓我先搶、司長陪笑曰、「我摸牌、似不當先儘部長、」次長瞪眼曰、笑話、誰叫你槓、你槓、總得先讓人家、沒人要、方輪着你、司長而息、事後、論者紛紜、莫格於形勢、嘔氣退財、唯唯衷曲直、濟公三折肱於此、請下一轉語來、

畫話

□畫梅贅言（五）（胡石予）

錄跋語竟、再錄挽天遂詩。其第一首與跋語可參觀也。星宮半磨蝎。君命亦堪悲。醫宅誰為計。僑居費不貲。文辭偏激宕。身世總支離。頗頷無家客。遺魂安所之。憶昔從戎去。翩翩書記年。才名動詩老。（二）（吳君曾和君從軍詩）滔事寄吟牋。綠酒沾征袖。紅橋倚畫船。一君詩有參軍鎮日渾無賴紅板橋邊上畫船句）不堪重回首。舊夢已如煙。好義性近俠。長貧財自輕。身兼衆才藝。氣復莽縱橫。踽踽江湖迹。惓惓故舊情。自然交口惜。風雨晦雞鳴。親朋老

譯叢

□貓的研究（十七）（蔣春木）

再長毛貓的分類、據「貓」書上所載共分十一類、今錄於左、

（一）白色毛貓、（二）黑色毛貓、（三）齒色毛貓、（四）松鼠毛色貓、（五）藍色玳瑁貓、（六）煙草色貓、（七）橙黃色及紅灰沙色斑貓、（八）乳酪色貓、（九）玳瑁貓、（十）褐色玳瑁貓、（十一）玳瑁鑲白貓、

中央運動場

回力球

今晚八時起賽

一二三四五六　爾地兒　曼天拉　后蘭德　沙門司　馬薩地　莫可拿力克　骨

一二三四五六　爾地　附拉　歐秘　附加地　白託地　歐克加　卡羅禮

逸園

亞爾培路

今晚八時半起賽

今日星期六准晚八時半起賽連賽十二次節目精彩絕倫良夜迢迢晚風送涼高尚娛樂盍興乎來

本園入場券來賓會員看台每張洋一元公共大看台每張洋五角

啟事　本園賽狗節目預測簿茲定每星期三六晚八時一刻起始行出售預先概不刊發諸請原諒

▲調換團扇新規：諸君請將預測簿邊旁之小紙片撕下即可向櫃上調換本園精美團扇一把

好消息！黃金之路厥惟本園發財良機祇有彩票今晚諸君立變富翁！好消息！

七月份特別搖彩票准於今晚開獎

●頭彩保證至少洋四千元　●貳彩保證至少洋二千元　●叁彩保證至少洋一千元

彩票每張售洋二元號碼任人選擇連日銷路暢旺諸君欲購請早

外埠函購一律須用匯票（另加寄費一角四分）方為有效郵票不能通用特請注意

▲本園普通搖彩票業已取銷改售五元雙獨贏

▲本園電話…寫字間八五〇二八　搖彩部八二四五四

下期大賽……星期三（八月三日）晚八時半起賽

藝海迴瀾社由杭回滬

七月廿八日起仍在原處繼續舉行扇展七天

本社在杭州湖濱民衆教育館舉行扇展三天現已期滿回滬沿途又向各畫家徵到扇面數百頁茲特繼續舉行展覽七天以供同好各界蒞臨參觀竭誠歡迎

地址　新新公司後面慈安里金鋼鑽報館樓上

時間　每日下午一時起至八時

陸士諤診例

內科　寒濕傷暑　各勞血損　雜症下痢

婦科　痛眼　喘咳　瘧痢　胎產　調經　帶

門診　金一元

出診　英租界　西至卡德路　北至蘇州河　南至洋涇濱　東至黃浦灘　六元

法租界　西至白爾部路　南至城河濱　北至洋涇濱　東至黃浦灘　八元

法新租界　十元

美租界　十元

公共租界西區卡德路以西　十二元

華界　十二元

徐家匯　十五元

曹家渡　十五元

愚園路　十五元

楊樹浦　十五元

附診一元

拔號加倍

通函論症四元

邀診加倍

時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地址　上海英租界跑馬廳西首馬霍路二十三號門牌

宋子文行蹤之傳說
（大鵬）

財政部長宋子文自打消辭意後，因剿共軍費，暨廢兩改元，封鎖東北海關諸問題，時乘飛機，翱翔於京滬平漢之間，與各要人磋商辦法，往返匆促，席不暇暖，前日宋氏又以離京聞，然或言來滬，或言赴漢，消息綜錯，莫衷一是，賫前晚某夜報記載，則謂宋氏飛漢，而某通訊社之稿件，則謂宋氏已來滬，各報駐京記者之來電，則云赴漢赴滬，各有其說，如不來滬，則請用赴漢消息，各報編輯得到此項模稜消息後，即派外勤記者，至各處探訪，然卒不能得到宋氏到滬之確實消息，惟據漢口來電，無宋氏抵漢之消息，以爲宋氏既未到漢，則來滬似已無疑，遂用某通訊社宋氏來滬之稿件，宋氏行蹤如此詭秘，不悉是避新聞記者耳目，抑係別有作用，則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矣。

廣東中大學潮之妙文
（橫戈）

廣東中山大學，自戴天仇朱家驊相繼任校長後，數年以來，戴朱派與非戴朱派之爭，未嘗稍息，蓋戴朱長該校期內，植樹造成一人一系之力量，以謀以該校爲地盤也，戴朱離該校後，以沈鵬飛劉奇峯郭天希之流爲戴朱派之領袖，沈劉郭等以戴朱作靠官於南京，認爲奧援有力，故包辦校務，橫爲兇橫，專人無不憤之，不意鄒魯回長該校後，經數月之佈置，卒於此次暑假期內，一鼓而將沈劉郭等掃除，從此戴朱在廣東教育界之勢力，不復能存矣。

沈劉郭等被鄒魯掃除後，心有不甘，乃一面發出告別同學書，一面有離校教職員聯歡大會之進行，意欲有所團結以對付鄒魯也，惟該校學生，亦有覆該離職教員書，其中指摘沈劉郭等在校時之醜行，無所不至，此項覆書，容或以鄒魯爲背景，惟知沈劉郭之醜行者，則謂[illegible]劉郭處也，書中謂劉祇知努力追求異性工作，終日油頭粉面，又謂劉深夜訪本校同學張女士，叩頭求婚，抱膝而泣，被女士之母，持帚驅逐，抱頭飛竄，事洩於外，舉校引爲大辱，而劉則書以「傲骨生成別有用，豈肯低首向蛾眉」十四字以解嘲云，至書中對沈，則斥爲貪污，對郭則斥爲陰險，要爲教育界之妙文也，查劉在該校爲文學院長，沈爲教務長，郭爲法學院教授，皆戴天仇朱家驊之心腹，今末路如是，想非戴朱所及料也。

兩行紅淚感人多
（銅瓶）

自來美人多感善哭，其哭也，宛轉悽楚，最易動人，况悲歌一曲，紅淚兩行，此境此情，任你鐵作心肝石作之男子，亦不覺爲之潸然出涕，薛玲仙，歌舞明星也，南海美人一悲劇，薛玲仙於南海美人中飾一歌女，鬻藝於海舶，蓋以珠喉慰人離緒，也，女有父，挾絃索以隨之，相依爲命，詎不能離，既而父抱病死，女爲餬口計，仍在海舶賣唱，縞衣素服，愈覺可憐，前日之晚，在福生路上海影戲公司攝影場攝取是幕，記者曾參觀焉，場上佈一船艙，絕寬大能容，陳設華貴，薛玲仙所飾之歌女，弄絃作歌，身世淪落之感，一一於絃歌中傳託而出，薛玲仙更能設身處地爲之，玉容染淚，彷彿帶雨梨花，是由歌而啼，由啼而歌，歌歌啼啼，融而爲一，成爲一種淒苦難狀之音，一時在旁之職演員以及工役輩，無不爲之陪淚，記者亦不禁如江州司馬，淚溼青衫，悲聲感人有如此，杞梁妻之變國俗也。

蔣張呂飛機鬥闊
（鈞侶）

蔣介石嘗以十六萬美金，購自用飛機一隻，張學良則以二十四萬美金，購特造之飛機，意在爲蔣而上之也，蔣怒其不遜，近又以三十六萬美金，定造飛機，又雇用美國機師，正副各一人，月俸總在萬元以上，我國偉人之闊，可稱無獨有偶了，古人有言，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就飛機之價格推之，其他衣食住行之所需，蓋可想而知，乃回想俄國革命後，饑荒窮苦，領袖們刻苦奮鬥，敵人牢深，列甯夫人在革命未成功時，尚有襪穿，後來革命成功，列甯拿到政權，夫人所穿的襪子，反而破爛不堪，凡看見他夫婦倆的刻苦，多爲感動下淚，又列甯在奔走革命時，身上穿一件破舊的大衣，革命成功以後，他一直穿着這件破舊的大衣，直穿到他死的時候，沒有換過一件新的，現在這件破舊的大衣，還存在莫斯科博物館裏面陳列着，照此看來，一雙破爛襪子一件破大衣，只怕價值在二十四萬美金三十六萬美金的飛機的上呢，在國舊歷史上，也有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君主，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的宰相，如舊道德一概打倒，只好讓別人家去保存了，

首都兩大建築
（龜馬）

邇來首都有兩大建築，一爲考試院舉建考試場，一爲軍政部砲兵學校建築射擊場，此兩大建築，政府不以財政緊縮之故，而阻其實現，是殆所謂國難不忘建築，建築不忘國難也，考試院之建考試場，據稱乃爲永久之計，經劃定武廟右旁空地四十畝爲場址，預算建築經費爲四十萬元，其規模之偉大，可以想見，砲兵學校之建射擊場，經由該校會同市縣在湯山拓地九萬畝爲場址，建築費雖不如考試場所需之鉅，然所圈之地，須廢大小鄉村七十有二，七十二鄉村居民，因而破家蕩產，故有派代表向政府請願變更計畫之說云，

劉瑞恆爲宋僕治病
（竹波）

宋子文親車人中有名金昌者，月前忽染疾不起，宋氏遇新聞記者，雖峻拒若神聖之不可相犯，惟遇下人則其寬厚，因於初病時，輒即擬爲之延牛惠霖醫生診治，詎牛方離滬，遂擬改延其弟惠生，適惠生亦忙於診務，未能即往，而衛生署長劉瑞恆，方至宋寓，遂由劉診治，蓋劉亦一醫博士也，詎診治以後，疾轉沉重，終且不起，於是論者以爲劉瑞恆雖爲醫博士，惟邇來從事衛生，日夕注意於鴉片之禁止，故而不能醫生矣，金昌逝後，宋氏當即以百元恤其家屬，旋忽復一批撥金二百以恤，司會計者認爲恤金共二百，前領之數，當於此扣除，僅撥百元，於是金昌家屬與司會計者，甚生衝突，聞宋方以疾，未聞其事也。

時事新報之暗礁
（三金）

時事新報，自經搗毀工場後，有因此而觸之暗礁，迄未平穩，致使讀者時興觸礁之嗟，深覺該報當局，有以怦促改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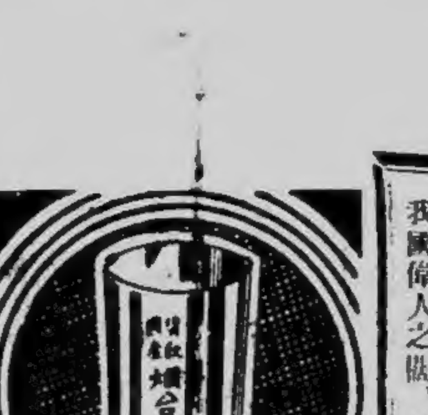
暗礁唯何，排印之錯誤，校對之疏忽也，近月來之時事新報，於排校方面之錯誤頗多，何讀之顛倒，題目之錯誤，常有發現，至文句中之錯字，更甚其日常所不免，即如本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又十七日起，至二十六日余作稿日止，其所刊法境期間之重複，迄未更正，是其明證，錯誤層出不窮，而該報當局以及負責人員，竟漫不加以注意，於該報聲譽，未免因此稍損，雖然報章雜誌中之錯字，爲不可免之事，但亦不過忙中之誤，事固偶然，決無吹其毛而求其疵之必要，若今之時事新報，於排校方面，疏忽至此，既非偶然之可言，亦非辦理不善之所致，厥故何歟，

本報利息之西藥
（雲際）

西醫往往附設售藥處，且有例不開方致病家雖欲向其他藥房購藥而無從者，蓋診金之外，又得於售藥上獲沾多少利益也，一甚而竟再，然而病家苦矣，且自金貴以使，西藥大增其價，有倍徙而不止者，實則藥雖隨金價而高，究不致如是之甚也，有享盛名數十年之某西醫，以醫藥故，大拉其所診者爲腳淋氣，南方十人而九有之病也，某西醫診察之餘，囑於售藥處購藥，某耗大洋八角，購得深赤色之藥液一小瓶，囑注液於盆，和水洗足，并宜常洗不輟，半年自癒，但藥液量少，不三日便罄，又須續耗八角大洋而再購，適友至，友同操西藥業者，視剩液曰，此灰錳氧也，大洋九角，可購一磅，化爲液，可滿裝百瓶，以後可逕購之而自化，毋再受愚，某購化之，果與某西醫之藥液同，由知可知西藥之本輕利重，黑幕重重也，

塔斯社之取締
（漱汀）

新聞事業，不獨有助於社會進化，且能提高國際之地位，職是之故，歐西各國，除一致注意各個本國之報紙發展外，復創設鉅大之通訊社，以補報紙之不足，如英國之路透社，法之哈瓦斯，美之美聯，日之聯合電通，皆名震世界之鉅大新聞機關，俄國自實行五年計畫後，對於新聞事業，尤爲注意，政府方面，提倡新聞事業之發展，不遺餘力，且鑒於英法各國之國際通訊社，爲本國宣傳，每能得意想不到之効力，乃於數月前以塔斯社分設於京滬各埠，各稿且多別具一格，頗爲新聞界所贊許，未及兩月，中央以中俄復交，未成事實，而塔斯社且有某項宣傳，遂即下令取締，該社遂不得不實行停止發稿，靜候將來矣。



烟台啤酒
贈紀念杯十萬只

每打一只　每箱四只
贈完截止　本埠爲限
烟台啤酒品勝舶來　夏令飲之有益衛生
各經售處均有代贈
原箱現買　不取送力
上海義成公司總經理　同孚路八七一——八九號　電話三一四四三號

徐麗洲痧痘兒科專家
老閘橋北小菜場對面樓
電話四六二四一

金鋼鑽小說集

退醒廬書譚
說部卮言
三八

金鋼鑽報館發行　版權所有

所謂雛凌東盤，非小說家應行之途徑也，初學小說家言，不宜食用詞藻，而着在造意之佳，造意既佳，即不用詞藻，亦無損其天然之美，苟再加以藻飾，則讀者更將聚精會神，增進其無窮之趣味，非然者，造意不平，而徒以堆砌詞藻爲工，正如被土偶以綺錦之衣，多買胭脂以進於齊后無鹽之前，詞藻愈重，讀者愈覺其難堪耳，無論白話文言，都成惡札，讀其文者，不待終篇，而已作隱几之卧矣，詞藻果可以妄用乎哉，

第六　情理

兒女英雄傳之著者自述，即以天理人情四字爲全部之主旨，然則情理上之研究，固小說家之不二法門也，吾人操筆之始，勿徒快一時之揮灑，必先自問曰，吾所欲寫之小說，果合於情而當於理乎，如其然也，則無論長篇短幅，皆非妄作，如其否也，則無論白話文言，都成說夢，昔人恆視小說爲荒唐無稽之談，而小說家亦喜從荒唐無稽上面着想，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出奇制勝也，於是乎鬼神入夢，仙佛下凡，妖魔公然布陣，草木也能通靈，爬霧騰雲，倏來倏往，呼風喚雨，予取予求，寶劍飛空，化作白光兩道，眞言念動，只聞喝我一聲，事當無可奈何，請出黎山老母，禍到不堪設想，忽來救苦觀音，舊時小說，往往不能脫此窠臼，滿紙荒唐，無從究詰，以言情理，相去遠矣，此等荒謬之談，封神榜西游記中常常

退醒廬筆書譚
（海上漱石生）

當時名優孟衣冠傳，成書後版權爲錦章圖書館所購，易名曰戲迷傳，由大康我生陳蝶仙作，遂回加以評語，於是此書乃益增聲價，逮余在四馬路自設上海圖書館，始向錦章購回版權，復易名如此官場，重行出版，默觀新舊小說，采用此種作法者，殊寥寥無幾，雖草木春秋御體於前，余不得謂非荊歲依樣，然彼係藥名，余係戲名，夫固截然不同也，集戲名作如此官場，固屬一時興之所至，下筆後慮戲名之不足以供驅使，或驅使而稍涉牽強，則滿篇皆現斧鑿痕，殊難副大雅之品題，以是撰至十餘回後，頗惴惴於全書之不易告成，幸余自幼酷嗜觀劇，記憶之亦尚不弱，於是徧搜今昔各戲，鬪亦匯入幌日，以足成之，惟純粹爲老法體裁，故卷末有遊地府等回，雖天堂地獄之說，西哲亦嘗寓言及此，然在近日科學昌明時代，當不宜有此迷信之談，非惟意殊陳腐，抑且事涉虛無，不免引以爲傀也，

繪海上繁華夢一百回體裁悉仿正集而成，故亦分作初二三集，篇幅之長短亦如之，爲文明書局特約訂撰，每千字潤筆三元，逮全部書成，共達稿費二千餘元，在彼時已爲甚鉅，書中紀時代關係，風氣已微有不同，人物乃亦與前各異，惟全書之主人翁，則仍爲謝幼安杜少牧等，故仍聯絡一氣，並非另起爐灶，其扶發賭弊之處，如圈的溫，撲克等，皆可入當面試演手術

說部卮言
（陸澹盦）

（一）水滸

十一月初，（吳用二攻大名府，索超被擒降寇，）（宋江疽發於背，收兵回山）（張順往建康請安道全，）

第九年　正月十五日，（破大名府，）正月下旬，（收水火二將，）二月中，（破曾頭市，）三月底，（破東平府，董平降寇）四月初，（破東昌府，張清降寇）（梁山建醮，發現石碣，）（盧俊義一夢，結束全書，）

由上述所分析者觀察之，則七十回水滸傳共歷時八年又四個月，彰彰明甚，書中雖有前後所述時日，不甚吻合者，但所誤無多，大體尚不致混亂，宣和遺事謂晁蓋等劫生辰綱乃宣和二年五月事，在水滸傳中，則爲第三年六月事，由此可知今七十回之水滸傳，應開始於宋徽宗重和元年，截止於宋欽宗靖康元年，但水滸全傳絕未提及徽宗禪位欽宗事，而征四寇第一回謂宋江往東京觀燈，遇徽宗於李師師家，可知作者之意，以爲全傳皆徽宗時事，而證之正史，則此中似又有未合，又正史謂張叔夜擊降宋江，乃宣和三年二月事，童貫擊破方臘，乃宣和三年四月事，距江之降，不過二月耳，若劫取生辰綱果爲宣和二年事，則全部水滸傳，歷時應不足四年，而全部征四寇，歷時應不過兩月，試以兩書所敘各事計算之，又決不能符合，此則殊無法爲之修正者也，

普陀紀游
（汪切廬）

諺曰，百聞不如一見，信然信然，普陀山爲吾浙名勝，生平足迹，於普陀緣未一往，上月上海影戲公司但杜宇率領演員至普陀攝製影片，招余偕行，始獲一遊，普陀分前後兩山，最大叢林曰前寺後寺，後寺名天王殿，若以吾杭西湖之靈隱天竺例之，規模閎遠，遠勝普陀，而此後寺曾不足當吾人之一盼也，後山之佛頂山，爲普陀全境之最高處，登高瞭望，歷歷在目，四週不下二三十島，而普陀山島實爲各島之巨擘焉，遠處則海天一色，一望無際，誠大觀也，梵音洞，相傳觀音大士修道於此，石壁峭立作八字形，然並不崇高，闊處不過盈丈，其狹處，僧人云，有觀音大士在焉，吾儕一行人，或見或不見，余則老眼昏花，凝視良久，終不見大士究安在，直一身俗骨，故不得一瞻聖蹟也，杜宇云，此石壁夾縫中，必係亂石而略具人形者，故僧人得藉以惑衆，理或然歟，

古佛洞，云昔年有一僧修道於此，死後其徒衆移置屍身於此，洞爲天然石龕，佛身瘦小如老猿，或云全身裸露，背間披以紅色之綢，繞及前胸，惟露兩腿，骨瘦如柴，細不盈掬，面部塗以金，耳鼻其首，面目亦不甚可辨，惟屍身何以能歷久不腐，亦理之不可解者，

後山所可紀者僅此，前山不及一遊，茲從略，全山寺院林立，阿房宮賦所云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彷彿似之，惟無一尼庵，葷食絕對禁止入境，眞淨土也，大叢林置有田畝蔬圃，雇人耕種，然亦不敷僧衆一飽，故全境食物，悉仰給於外，因憶清道光間，英人犯定海，進窺甯波，海疆告警，運輸斷絕，此時普陀山僧，其不成餓[illegible]學者亦僅矣，

山路多崎嶇，就山之形勢曲折高下，築成大道，往來須坐兜，（即藤椅）無旅館，往游者即食宿於寺院中，僧人以香客爲養命之源，歷歷正月六月九月爲香汛期，普陀之稱名勝，大略爲此，彼德人經營青島，數年之間蔚爲大觀，吾國人對之，眞有愧色矣，

儉約救國
（壺隱）

陳玉梅是最儉省素樸的明星，自從她大登廣告，提倡儉約救國，又加新近她有目的地主演的「一夜豪華」公映以後，便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大小報上，更不少記者先生，寫了文章「向她鼓勵獎促，這種情形，眞有些「登高一呼，萬方響應」之慨了，

其實電影界裏實行儉約救國的，實在不止陳玉梅一個，這人究竟是誰呢，喏喏，「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原來就是陳女士的「黑漆板凳」，天一公司的總理邵醉翁先生，

邵先生雖然沒有登過廣告，常乘宣言，但他却是實行儉約救國的人，這一點，認識他的人誰都會承認，

邵老板雖然榮任總理之職，但他的生活，簡直和普通職員一樣，他住的，不過一幢小小的普通房子，衣服一向穿的就是布或綢的便服，吃的和木匠小工所吃的一樣，吃飯的時候，他還常常感慨地對他的「活佛」陳女士說，「我們是幸福的，木匠和小工，也許有幾個，這時還在做工呢」，

□逸園七月份特別搖彩票，准於今晚開獎，節目特別點綴，先後共賽十二次云，（佩）

醜陋底愛情
言情小說　（十九）　（還吾）

（六）戀人即是上帝

一個深秋的午夜裏，碧天似水，涼月一鉤，萬籟俱寂，可人還兀自埋頭在窗前燈下，蠶食桑葉般筆不停地寫稿，黃昏時候的天氣很昏悶，所以可人脫去了外衣，并且把窗子打開了，當時果然覺得很涼爽，但是現在空氣已寒冷了許多，一陣陣的寒風從窗口吹進室子裏來，可人都不曾覺得，因他整個的腦力，已注在筆底下，所有的思想，完全盤旋在稿紙上了，外界的一切，此時好似和他已暫時脫離關係。

忽然起了一陣呼呼地狂風，從窗口直撲進來，一疊稿紙簌簌地都被吹落到地上去，可人倒吃了一驚，忙放下筆，站起身走過去，收拾地上散亂的稿紙，整理舒齊，就放進寫字桌抽屜去，纔坐下提起筆，正待繼續往下寫時，忽地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又兩個噴嚏，可人方覺到天氣已很冷了，便輕輕將窗關上，又寫了一回，抬頭看桌上小台鐘，已有一點鐘了，把筆停住，打算即此就寢了，覺得腦子已很昏濁，身體也很疲倦了。

「可人，你還沒睡嗎？時候不早了呢！」

睡在他隔室的母親，一覺醒來，見可人臥室裏，尚有燈光，知他還沒有睡，便恨恨地說。

「我正要睡了。」可人輕聲地回答。

「快睡吧。把窗子下了門，外面的風聲很大呢，別受了寒。」

「知道了。」

可人睡下不多時，聽得窗外面有淅淅瀝瀝地雨聲了。